

我吃生鸡蛋，德国大婶吃惊



《木精》[日]北杜夫 著 曹艺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 2021年2月

走出神经研究所那古旧的大门，户外暮色浓浓。从早晨到现在，天色一直是阴沉的。眼下，阴沉的天色和暮色糅合，化为一份虚无缥缈、难以捉摸的寒意，直抵人心。

神经研究所建在小山丘上，站在门前俯瞰，小城风景尽收眼底。四层的山形墙小楼密密匝匝，房瓦的红色被低垂的夜幕所覆盖。

五月末，城中的栗树绽放出或白或粉的花朵，芬芳扑鼻。现如今，栗树已经挂上了褐色的小小的果子。这里的秋天很短，此后将迎来漫长的冬季，一连好几个月，都是寒冷阴郁的天气。放眼望去，家家户户亮起灯火。我匆匆赶路，就像身后有人追赶似的，心里反复念着一句话：

“今天晚上可得饱餐一顿热气腾腾的大米饭。”

今天是我来德国蒂宾根正好两天的日子，心里却没有丝毫感慨，占据我头脑的，是热气腾腾的大米饭——并非偶见于研究所食堂或者大学食堂的细长粒米饭。那种米饭，米粒干巴巴的，而我向往的，是圆粒米饭的微微黏牙的口感。

我匆匆赶路。

我所寄宿的那户人家，只住着房东玛雅寡妇（寄宿的大学生都叫她“赫尔加大婶”）和她那离婚后回到娘家的老闺女。房东只收留了连我在内四个大学生，在底楼开了一间日用杂货铺。

赫尔加大婶一头灰发，褐色眼睛，脸颊肉乎乎的。她完全不干涉寄宿者的生活，对于我这个来自日本的留学生，也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好奇。老实说，我求之不得。我还拥有两项特权：其一，一周能用上一次房东的浴缸，其二，获准使用房东的厨房。

起初，房东拒绝了我用浴缸洗澡的要求：

“走五分钟就到澡堂了。去那儿洗。”

“哪怕是洗一次也行啊。”

“不行。再说了，研究所里有浴室吧。”

研究所的确有浴室。初来乍到时，我发现那儿总有热水可用，便每天去洗澡，结果遭到护士长呵斥，说除非是特殊情况，只有每周六才能使用。

“像你这样成天把洗澡挂在嘴边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赫尔加大婶说。

“日本人习惯每天洗澡。”我的话带些夸张。

“你去澡堂吧。房客不能用浴缸，这是我们的规矩。”

过了一阵，大婶的闺女患了伤风，高烧不退。我把从日本带来的药品给她，服用后转眼就退烧了。从那以后，赫尔加大婶便准许我一周一用一次她家的浴缸。

今天不是洗澡的日子。我先去地下室，从墙角的箱子里取出一些我专用的煤块，带往四楼的房间。我揭开小煤炉下边的盖子，点着旧报纸和小木片，总算是引燃了煤块。这种行为总是

伴随着忧郁——尤其是封冻的冬日，煤块迟迟点不着的时候。

我随后去了澡堂。这家店以诗人乌兰德冠名，蒂宾根仅此一家澡堂。我在柜台买了浴票，淋浴耗资五十芬尼，大池洗澡一马克。除了夏季，我几乎每次都是来洗澡。

往下走一层，一位长相酷似鸡的尖脸老太婆为我打开洗浴房的门。我平均每周来这里两次，按理说是熟得不能再熟，老太婆却总是爱答不理的，冷淡得很。我的态度和她是一样的。

洗浴房五平方米大小，墙上砌着瓷砖，镜子一面，椅子一张，洁净却了无生趣。我拧开水龙头，在椅子上脱去衣服，望着镜子里的裸体，觉得自己又瘦了。话说回来，我大体上就是这个体型，所以可能是心理作用吧。

有时候，我会回想起以前母亲房间里的那面大镜子。在年少的我的心目中，它总是板着脸，仔细打量房间的陈设和走进房间的人物。相形之下，这间狭小浴室的镜子就像数学方程式一般枯燥无味，就只是一块玻璃。不过在我疲劳的时候，在我郁闷忧伤的时候，它便格外鲜明地勾勒出我的形象。

毛巾和肥皂是我从住处带来的，除此之外还有两三件打底衣物。我习惯在洗澡的时候洗衣服。德国人把肥皂塞进小袋里擦洗身体，我则是在内衣裤上涂满肥皂，用它们来擦身。

浴室的使用时间规定是三十分钟。我既洗澡又洗衣，时间吃紧，悠闲地泡个舒坦是做不到的。即便如此，当我把脑袋搁在浴池边仰面朝天，有时也会想起二战结束时的那个混乱年代——我那时上高中，住校生一个月只能泡上三次澡。现在算是幸福的。

今天的我，没有感受到丝毫的安详闲适。浴池中，我的思绪被一种指向将来的不安所牵引。深思良久，恍然回神，我匆忙离开浴池，站在镜前擦拭身体，视线掠过镜面——三十一岁的镜中人，比入浴前更加憔悴、疲惫和阴沉。

先吃顿饱饭再说。热气腾腾的白米饭……

我像个傻子似的思考着，就好像吃饭是唯一，也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都说留学生至少会抑郁上一回，我却时常受到抑郁情绪的侵扰，情况最坏是来德国一年多的时候。我对将来彻底绝望，甚至想到了死。我求助于德国同事，服药治疗。

回到住处时，厨房已经整理干净了。我把米放进大锅里，以手指测量深浅后加水，点燃煤气。之后我走到地下室二层（这间奇妙地窖我迟早会详细写一写的），取来自备的鸡蛋和盛在塑料袋里的生乌贼肉。乌贼在附近斯图加特的超市有售，来德国打工的意大利劳工爱吃。昨天一位日本留学生去了斯图加特，我托他带回四条细小的乌贼，今天放进小锅红烧了吃。

起初劲头很足，不知怎的，忽然泄了气，心里空落落的。这种失落感常在夜晚造访我，最近，就连白天在研究所工作期间，也会蓦然袭来。

我机械地张罗起晚饭，就像是受人摆布的提线木偶。米饭总算熟了，红烧乌贼也做好了，把它们带回四楼房间，揭开锅盖，期待已久的蒸汽扑面而来。因为没有花时间好好焖一焖，米饭不够松软，气味倒跟偶尔尝到的日本米饭相似。在德国这边，这种圆粒米不受待见，属于最劣等的米。

我把米饭盛进特地从日本带来的饭碗里，浇上生鸡蛋和酱油，搅拌后大口咽下。三碗下肚，再来一碗。红烧乌贼只有酱油的味道，咸得很。我没嚼几口就囫圇吞下，仿佛这么做能弥补内心的空虚。

“简直跟饿死鬼一样。”我缓缓，心想，“跟刚打完仗闹饥荒那会儿没什么两样。”

说到鸡蛋，毫不关心房东的赫尔加大婶得知我吃生鸡蛋时，着实吃惊不小：

“哎呀，真是生吃吗？不觉得恶心？”

我回答说，有一半日本人爱吃生鸡蛋。大婶便说：

“难怪日本人这么能生娃。”

吃撑了。先前一直折磨我的焦虑感散去，但那份深深扎根在自闭的我心底的孤独（恐怕会伴随我一辈子吧），却一点点地渗出意识表面。

说到孤独，回想起来，从我的高中时代——不对，是从孩提时代起，便与我如影随形。有时它是肃杀的，戕得我嗓子疼；有时是甜美的，是一种年轻人特有的孤独。

“人为何讲述回忆？”

很久以前，我在记录灵感的册子上写下这句话。

内容简介

《木精》是日本芥川龙之介奖得主、著名作家北杜夫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被视为其长篇小说处女作《幽灵》之续篇。一位在德国进修的日本精神科医生，为了同过往的一段恋情诀别，来到遥远的异国他乡。他游走于多瑙河流域、蒂罗尔群山和北欧的城镇，内心却带着对旧日恋情的甜美追忆。旅途中，他以托马斯·曼为榜样，立志成为一名作家，然而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不安和彷徨仍旧萦绕心头，那位叫伦子的情人依旧一路跟随……北杜夫以昆虫爱好者的敏锐观察力、精神科医生的审慎和作家清新幽默的笔法撰写了一部富于温情的成长日记。

作者简介

北杜夫

日本芥川龙之介奖获奖作家，本名斋藤宗吉，日本著名短歌诗人斋藤茂吉的次子，同时也是一名医学博士，精神科医生。出生于日本东京，毕业于东北大学医学部。北杜夫中年之后患有躁郁症，但他仍坚持以幽默的笔触，用一系列的随笔记录了自己的病情。此外，他还创作了很多深受年轻读者追捧的随笔，是位多产的作家。1960年凭小说《在夜与雾的角落》获得第43届芥川龙之介奖，同年出版的《曼波鱼大夫航海记》因其独特的幽默文风大获好评；1964年凭小说《榆氏一家》获得每日出版文化奖；1986年凭小说《在闪耀的碧空下》获得日本文学大奖；1998年凭《斋藤茂吉传》获得大佛次郎奖。

说君子(50)

2.君子之信与小人信。谈论诚信问题之所以要更深入地讨论君子之信与小人信的问题，那是因为这问题关乎到诚信要遵循一个更根本、更基础的原则——道义。道义是普遍之道，是大原则。然而，任何对此的坚守，都是在具体特定的时空下来实现和完成的。换句话说，人们在按照诚信做人做事时遵循道义这一原则，实际上包含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去贯彻和执行诚信的意思，即不可以教条地、机械地、僵化地、不知变通地去一味兑现所谓“承诺”“许愿”等，以显示自己的“言必信，行必果”的豪气。于是这时就引出了一个“君子之信”与“小人信”，即“大信”与“小信”的问题。

孔子说：“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贞”的意思是“正”，表示正道、正义。存于己而不变者谓之贞。“谅”的意思是不择、不管是非而必定求信于人。拘执于小信用谓之谅。君子只固守基于正道、正义的大信，不拘执于一味求信于人而不知道变通的小信，这是孔子要告诉我们的道理。通俗地说，如果因为固守小信而违背和伤害了大道正义，那么这样的承诺不必遵守。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所谓说话算话，一言既出，必须兑现，这样就表明是一个好的行为，美善的行为，而不去考虑这样做是否符合大道和正道，不去考虑这样做是否符合具体时空下的情形。这些人所在意的就是自己所谓的面子，自己所谓的名气。所以孔子非常明确地将这种人的行为定性为小人之举。他说：“言必信，行必果，硃然小人哉”（《论语-子路》）。“硃”（音坑keng）的意思是粗浅固执。孔子认为，说话必定有信用，行为必定果决，这是不管是非曲直而一味固执自己贯彻言行的浅薄粗陋的小人的行径呀！通俗地说，“言必信，行必果”这样的观念和做法，被孔子视为是小人的行径而受到否定的。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孔子将固守小信的人视为小人，但是他还是将其归属在“士”的层次之内的呢！只不过是比次一等级的“士”而已。因为这是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子贡问有关怎样才可以称作士时所做的回答。“抑亦可以为次矣”（《论语-子路》），此之谓也。也就是说，此处的“小人”只是与“君子”“大人”相比较而显示和区分出的次一等级的表现，并不表示这种人及其行为是不道德的，是恶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才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就是说，有大德的人，说出的话不一定守信，做事不一定果决，只要存义合义就可以了。

君子和大人所遵循的“惟义所在”实际上深刻指出了在“诚信”问题上那是要处理好“正”与“邪”，“是”与“非”的问题的。在“正义”“正道”的面前，任何以“道德”形式出现的信条和做法，都是需要“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的呢！是否要守信，需要借助“义”“善”“德”来“问思辨”之。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意思是说，接近、符合正义的信，我们才可能谈论遵守它，履行它。简言之，合道义之承诺才可以兑现。《论语-颜渊》记载：“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当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问怎样提高道德、辨别迷惑时，孔子说以忠信为主，并使自己依义而行，这样就会提高道德了。《礼记-表記》也说：“信近情”就是说，诚信近于情性善良。由此可见，儒家在论述“诚信”时那是始终与“义”、“德”、“善”联系起来的。其目的正是强调“信”不可以不“近义”“徙义”“近情”。

“义者，宜也”。而“宜”有两义：一为“正当性”，一为“适当性”。所以君子的“贞而不谅”，大人的“惟义所在”首先强调的是“义”的正当性。诚信这一德目只有在正当性之“义”的前提下才会具有真正美德的意义以及实践的意义。看似“背信”，但却没有“弃义”，我们可以从孔子与其弟子一段经历中得到说明。《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一行要去卫国，经过蒲地时，一个叫公叔氏想凭蒲地谋反，他们将孔子围困起来，并逼着孔子发誓不要去卫国，否则就不放他们走，因为他们怕孔子去了卫国会告发他们的谋反行为。孔子于是发誓不去卫国，之后他们也就放孔子他们走了。但结果孔子还是去了卫国，子贡就不解地问孔子说，你刚才发了誓，怎么可以背信呢？孔子回答说，被逼着发了誓，神是听不到的，为了维护正当合宜的事，不必固守发出的誓言。这正是君子所理解和遵守的“大信”。

“惟义所在”的“君子之信”，除了要处理好“义”的正当性，还要处理好“义”的适当性。而这一问题则是通过“经”与“权”关系问题得到具体反映的。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